

## 小社会中的“混合语” ——某中资公司刚果（金）营地语用生态的观察 与实践

董 慧

2017年至2020年期间，我在刚果（金）加丹加地区（Katanga）的一家中资矿业公司工作。在加丹加地区，人们常用斯瓦希里语和法语进行交流。由于法语是教育、行政、媒体、商业等方面的主要语言，因此人们一般在正式场合都使用法语。而斯瓦希里语主要是在非正式场合使用，包括但不限于家人、朋友、同事等拥有相同语言背景的人员之间。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语言成为了一种划分群体的外显行为，讲相同语言的人被划分为“自己人”，而不懂该语言的人则被自然而然地被归入到“外来人”。

既然语言的“生与熟”成为了群体性认同标志，那么对于那些游离于“自己人与外来人”之间的群体，语言又将会出现怎样的张力关系？随着在加丹加地区工作时间越长，我发现我所在中资公司的加丹加营地这一“小社会”中存在着这样一群介乎“自己人与外来人”之间的群体。而在他们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中，语尽其用的实践过程无不彰显群体性意义。

---

[ 收稿日期 ] 2021-09-30; [ 修订日期 ] 2021-12-30。

[ 作者简介 ] 董慧，女，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非洲研究科助理，法国巴黎第四大学语言学专业硕士，曾常驻刚果（金）工作3年。

## 一 “小社会” 中的语用生态

我所在的 Z 公司规模极大，除几百名中方员工外，还有上千名当地员工，公司营地随处可见中法双语的标志或标语。随着在刚果（金）中资企业数量的与日俱增，如何促进中刚方员工之间、企业与当地社区之间的沟通成为了每个在刚中资企业的必修课，而打破语言的障碍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图 1 标有中法双语的公司一角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以 Z 公司为例，从掌握的语言来说，Z 公司的中方员工基本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既懂英语又懂法语的人员，二是只懂英语的人员（不考虑英语水平），三是既不懂英语又不懂法语的人员。其中，第二类和第三类人员所占比例最大。至于斯瓦希里语，由于当地正式场合都使用法语进行交流，因此 Z 公司并未专门招聘精通斯瓦希里语的中方员工，但公司也有少数几名精通中文、法语和斯瓦希里语的当地员工。

作为一家在当地深耕多年的中资企业，Z 公司深知语言交流的重要性。早在几年前，Z 公司就开始了一个语言教学项目，即在公

公司内部开设法语、中文、斯瓦希里语和英语课程，提高员工的外语水平，加深中国人与当地人的交流。根据公司的语言政策，中方管理层员工需学习法语和英语，中方操作层员工需学习斯瓦希里语，而刚方员工则需学习中文。该政策的制定原因在于，法语在对外活动中仍是主导语言，英语则在少数商务场合使用，因此中方管理层员工需学习法语和英语。而当地员工因受教育水平较为有限，多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他们虽能使用法语，但日常交流仍倾向于使用斯瓦希里语。因此，为与当地员工顺畅交流，中方操作层员工需要学习斯瓦希里语。而刚方员工学习中文同样也是基于与中方员工沟通的需要。

我作为公司为数不多的既懂英语又懂法语的人员，也多次参与法语和英语授课。起初，我认为应从语言的基础教起，让中方同事能够系统地掌握这门语言。但由于学习外语的大部分中方同事年龄都偏大，而系统地学习一门语言需要花费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短时间内无法一蹴而就。因此，公司的语言培训课程更偏重于实用性，主要以日常工作中经常涉及的单词、短语为主。考核的要求主要是“听、说”，并不要求“读、写”。这样的语言培训仅能让员工掌握碎片化的语言知识，进行较浅层面的沟通。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一种成果立现的培训方式，因为语言的第一要务在于使用。我曾多次见到，中方同事可以仅靠最简单的单词和肢体语言就能与刚方员工进行工作沟通。而这其中的语言大师，当属柴叔。

## 二 “混合语”：加丹加营地小社会中的语尽其用

用“非漂”的话来说，柴叔是一名“老刚果”，他自公司创立初期就来到刚果（金）工作。柴叔年约五十来岁，总是身着工作服，手里提溜一大串钥匙。他是这个营地最忙碌的人之一，营地中各种琐碎的事情都归他管，哪个宿舍的锁坏了，哪个办公室门口的地没

打扫干净，哪个招待间的日用品没有及时补充……他总是骑一辆电动三轮车，带领着手下十几名刚方保洁员工，随时出现在营地各个角落。



图 2 柴叔在营地  
图片来源：柴叔提供

我有次路过柴叔的工位，看到工位上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不明所以的一些短语：“阿郎”“巴斯”“黑马努力”……我问柴叔这些词是什么意思，柴叔回答说：“这些是刚方保洁人员的名字啊！”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原来“阿郎”指的是 Alain，“巴斯”指的是 Base，而“黑马努力”竟然指的是那个经常戴帽子的员工 Emmanuel！柴叔说，这是刚来公司时，为了记住刚方员工的名字而写的。

柴叔是公司最具代表性的群体中的一员：不精通法语、英语或斯瓦希里语，但出于工作原因，需要经常与当地员工进行沟通。于是，在其所掌握的斯瓦希里语词汇量的基础上，再加上耳濡目染学会的简单的法语和英语单词，以他为代表的群体创造出了一种仅在营地这个“小社会”中使用的“混合语”。这种“混合语”包含斯法汉英四种语言，甚至还有一些自创的词语。起初，我在听到这些“混合语”时总是忍不住哑然失笑。时间久了，我竟也从中感受到了同事们的用意所在。营地中懂法语的中方人员所占比例极少，因此，

很多中方员工在工作中依靠“混合语”与当地员工进行沟通，这也大大减轻了翻译人员的工作量。

柴叔工位上有一台对讲机，他经常使用这台对讲机和刚方保洁的两个班长交谈，于是我经常能在办公室听见这样的话语：

柴叔：“阿郎，阿郎，‘哇啦哇啦’<sup>①</sup>‘黑马努力’office<sup>②</sup>kuya<sup>③</sup>！”（Alain, Alain, 叫 Emmanuel 到办公室一趟！）

Alain：“‘黑马努力’hôpital<sup>④</sup>tumika<sup>⑤</sup>。”（Emmanuel 正在医务室那边工作。）

柴叔：“You<sup>⑥</sup>, kuya！”（那你过来吧！）

Alain：“ok！”（好的！）

过一会儿，Alain 就拿着对讲机小跑着到了办公室。柴叔看到他到了，也从工位上起身，走到办公室门口手指着走廊对 Alain 说：“拖布，là-bas<sup>⑦</sup>tumika。”（拿上拖布，去那边打扫一下。）随后柴叔又特别朝前走了几步，指着地上的脚印说：“Ici<sup>⑧</sup>, no bien！”（这里没有打扫干净！）

“No bien”是我在刚工作的几年里听见柴叔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其中“no”是英语单词，意为“不”，而“bien”则是法语单词，意为“好”。当柴叔看到刚方保洁人员工作没做好或者对方没正确理解他的意思时，他总是用“No bien”来表达“不好、不对”的意思。

① 该词为中刚方员工之间的固定用法，意为“说话、告诉”，据向当地员工了解，该词并非任何一种语言。

② 法语、英语中皆为“办公室”的意思。

③ 该词为刚方同事提供的斯瓦希里语拼写，意为“来”，标准斯瓦希里语拼写为“kuja”。

④ 法语词，意为“医院”。

⑤ 该词为刚方同事提供的斯瓦希里语拼写，意为“工作”，标准斯瓦希里语一般用“kufanya kazi”表示“工作”。

⑥ 英语词，意为“你”。

⑦ 法语词，意为“那里、那边”。

⑧ 法语词，意为“这里、这边”。

而“哇啦哇啦”并不属于法语或者斯瓦希里语，它带有非常强烈的拟声性，或许从过去的某一刻开始，一个刚果人与一个中国人就“哇啦哇啦”达成了共识，然后一传十，十传百，这个词从此就在营地这个“小社会”中成为了“说话”这一含义的代名词。没有人再去追根溯源这个词是否是中文、法语、英语或者是斯瓦希里语，这些词自然而然的成为了营地“混合语”的一部分。

听完柴叔的话后，Alain 面露难色，嘴里叽里咕噜的说了一长串。柴叔挠了挠头，转身向我走来：“你现在有空吗？能不能帮我听听阿郎说的是啥。”我起身前往走廊，询问 Alain 发生了什么事。Alain 用法语向我解释说，由于上午下了一场雨，大家走来走去所以才把打扫好的走廊踩脏了，他们还没来得及再次打扫，并非之前没有打扫干净。我向柴叔翻译了 Alain 的话，柴叔点点头表示理解，然后他让我告诉 Alain，以后下了雨要记得及时打扫走廊，以免有人滑倒。在听到我翻译的柴叔要求后，Alain 表示以后会及时安排人员打扫。

除柴叔等中方员工会主动使用“混合语”外，当地员工也渐渐适应了这样的语言环境，并开始主动使用“混合语”进行沟通，例如 Héritier。公司的刚方员工中学中文学得最好的就是 Héritier，他是公司最瘦弱的刚方员工，身高约 155cm，两颊塌陷，年龄约三十岁上下。但他的中文发音非常标准，几乎不会错过任何一节中文课。比如，有一次他因生病没来上课，第二天他来到我的工位询问我能不能给他一张昨日讲课发的讲义，他想自学一下。由于 Héritier 学习中文十分努力，每次语言考评中都获好成绩，甚至还获得了在公司春晚上演出的机会，曾因演唱一首字正腔圆的《社会主义好》，引得台下掌声阵阵。



图3 刚方员工 Hérítier 在公司春晚上表演中文歌曲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虽然 Hérítier 的中文发音非常标准，但是由于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中文，他并不能流利地完全使用中文对话。当面对柴叔或者其他并不精通法语或者斯瓦希里语的同事时，他也习惯于使用“混合语”与之交流。作为保洁人员，Hérítier 的主要工作是打扫招待间、走廊、厕所等室内空间。因此，当一些保洁用品用完时，Hérítier 也会主动来找柴叔。一个工作日的下午，Hérítier 照常走进办公室，走向柴叔的工位。

Hérítier: “Boss<sup>①</sup> Chai, 八四<sup>②</sup>, pas bien<sup>③</sup>; finish<sup>④</sup>了。”（柴工，八四消毒液用完了。）

柴叔：“又 finish 了？”（又用完了？）

Hérítier: “finish 了。”（用完了。）

柴叔：“Bien。”（好的。）

① 英语词，意为“老板、上司”。

② 此处指的是八四消毒液。

③ 法语短语，表示否定，意为“不好”。

④ 英语词，意为“完成、结束、用尽”。

说罢，柴叔便起身从储物柜里拿出一瓶新的八四消毒液，递给 Hérítier。Hérítier 拿到消毒液后，转身要走。柴叔叫住了他：“艾力介<sup>①</sup>，attends<sup>②</sup>”。听到柴叔的呼唤后，Hérítier 停住了脚步，略带疑惑。只见柴叔拿出了一支笔，在纸上写下“B201”，随后他指着这个房间号对 Hérítier 说：“抹布、拖布，tumika<sup>③</sup>。”（拿上抹布、拖布去这个房间打扫一下。）Hérítier 听完后点了点头。因没有听到更多的回应，为进一步确定，柴叔接着问道：“Kuyuwa 不 Kuyuwa<sup>④</sup>？”（明不明白？）Hérítier 回答：“Kuyuwa。”（明白。）

## 结语

类似上述的场景每天都会发生在营地的各个角落，虽然在公司语言政策的指导下，大多数基层中方员工都能使用“混合语”与当地员工进行交流，但当他们踏出营地这个“小社会”走进真正的当地社会时，“混合语”的优势几乎荡然无存。因为“混合语”是一种流行于小圈子的语言，它像是一种密语，两个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人，用尽其掌握的一切词汇，通过“混合语”得以交流。这种语言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并无章法可循。由于每个人所掌握的词汇量和受教育背景不同，一百个人就会有一百种形态各异的“混合语”，但是营地这个“小社会”背景下又确保了这样的差异不会太大。

然而这却是一种高效的沟通方法，确保了双方人员能够进行基本的交流。但从另一角度说，这样的“高效”也从另一方面阻碍了

---

① 柴叔给 Hérítier 的中文译名。

② 法语词，意为“等待”。

③ 该词为刚方同事提供的斯瓦希里语拼写，意为“工作”，标准斯瓦希里语一般用“kufanya kazi”表示“工作”。

④ 该词为刚方同事提供的斯瓦希里语拼写，意为“明白、了解”，标准斯瓦希里语拼写为“kujua”。



深入交流的机会。因为“混合语”一般都是简单的指令或者日常交流，如果需要与当地员工进行深入交流则必须要有翻译人员的协助，或者彻底抛弃“混合语”而系统地学习、使用外语，但后者的时间成本显然是巨大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混合语”的产生以及广泛使用也就显得合情合理。随着新的人员加入、新的话题产生，公司营地的“混合语”也一定会继续地发展、更新。

最后，让我想到的是，尽管“语言”是中非互动或交流时的一大障碍，但是如同柴叔、Alain、Héritier 等诸多个体却语尽其用地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为双方的互动或交流实践赋予了更多别样的意义。或许，这也是中非互动或交流叙事中更为真切的面向之一。

责任编辑：郑 楠

文字审校：王 琴